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研究

曹娅丽　邸莎若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研究／曹娅丽、邸莎若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9

ISBN 978-7-5203-7230-5

Ⅰ.①格… Ⅱ.①曹… Ⅲ.①《格萨尔》—诗歌研究 Ⅳ.①I207.9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75343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潜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2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20千字
定 价 11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 (1)

一　研究缘由及意义 …… (1)

二　研究内容及重要观点 …… (4)

三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8)

四　研究资料、理论与方法 …… (15)

第一章　藏族格萨尔史诗说唱表演传统的形成 …… (21)

一　青藏高原生态与格萨尔史诗说唱 …… (21)

二　生态环境与格萨尔文化传统 …… (27)

三　苯教文化与格萨尔说唱 …… (39)

四　藏传佛教文化与格萨尔说唱 …… (43)

第二章　格萨尔：从神话到史诗叙事演述 …… (52)

一　神话中的格萨尔 …… (52)

二　史诗文学中的格萨尔 …… (60)

三　传统习俗中的格萨尔：格萨尔婚俗与“嘎嘉洛婚礼”演述 …… (63)

四　格萨尔地方性知识与民间记忆的文化意义 …… (66)

第三章　“仲肯”与说唱艺术 …… (70)

一　“仲肯”生成与种类 …… (72)

二　仲肯口头叙事表演程式 …… (78)

三　仲肯表演心理与社会行为 …… (94)

第四章 从史诗说唱到戏剧文本书写 …… (102)
一 口头叙事表演文本 …… (102)
二 口头叙事说唱传统与文本书写 …… (105)
三 口头叙事说唱传统与戏剧文本的书写 …… (109)
四 从乐舞到戏剧演述 …… (118)

第五章 从格萨尔乐舞仪式到戏剧演述 …… (122)
一 原始时期的乐舞 …… (122)
二 苯教乐舞与巫师 …… (122)
三 从说唱到乐舞表演形态 …… (124)
四 从乐舞到戏剧演述 …… (128)
五 格萨尔剧诗表演传统 …… (133)

第六章 从格萨尔史诗到音画诗剧 …… (144)
一 史诗与音画诗剧 …… (144)
二 《赛马称王》表演与诗剧审美意蕴 …… (148)
三 《赛马称王》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美学意境 …… (153)
四 格萨尔剧诗的美学风格 …… (155)
五 格萨尔剧诗表演传统 …… (159)

第七章 从赛马称王到马背藏戏 …… (163)
一 赛马称王与马背藏戏 …… (163)
二 马背藏戏表演形态 …… (165)
三 马背藏戏与说唱艺术 …… (171)
四 马背藏戏唱词 …… (172)
五 音乐与舞蹈 …… (186)
六 马背藏戏表演场域 …… (194)

第八章 格萨尔说唱音乐形态与藏戏音乐 …… (200)
一 说唱音乐与戏曲音乐 …… (200)
二 史诗说唱音乐形态特征 …… (202)

第四章 从史诗说唱到戏剧文本书写 …… (102)
一 口头叙事表演文本 …… (105)
二 口头叙事说唱传统与文本书写 …… (109)
三 口头叙事说唱传统与戏剧文本的书写 …… (118)

第五章 从格萨尔乐舞仪式到戏剧演述 …… (122)
一 原始时期的乐舞 …… (122)
二 苯教乐舞与巫师 …… (124)
三 从说唱到乐舞表演形态 …… (128)
四 从乐舞到戏剧演述 …… (133)

第六章 从格萨尔史诗到音画诗剧 …… (144)
一 史诗与音画诗剧 …… (144)
二 《赛马称王》表演与诗剧审美意蕴 …… (148)
三 《赛马称王》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美学意境 …… (153)
四 格萨尔剧诗的美学风格 …… (155)
五 格萨尔剧诗表演传统 …… (159)

第七章 从赛马称王到马背藏戏 …… (163)
一 赛马称王与马背藏戏 …… (163)
二 马背藏戏表演形态 …… (165)
三 马背藏戏与说唱艺术 …… (171)
四 马背藏戏唱词 …… (172)
五 音乐与舞蹈 …… (186)
六 马背藏戏表演场域 …… (194)

第八章 格萨尔说唱音乐形态与藏戏音乐 …… (200)
一 说唱音乐与戏曲音乐 …… (200)
二 史诗说唱音乐形态特征 …… (202)

三　史诗说唱音乐与唱腔 …… (206)
四　格萨尔说唱唱腔与藏戏 …… (231)

第九章　格萨尔戏剧演述的诗学特质 …… (234)
一　格萨尔口头叙事语言与诗学 …… (234)
二　格萨尔说唱音乐中的民歌与曲牌 …… (239)
三　格萨尔说唱音乐中的戏剧唱腔 …… (246)
四　格萨尔戏剧演述的诗学特质 …… (249)

第十章　格萨尔戏剧结构与程式 …… (258)
一　史诗结构与戏剧程式 …… (258)
二　格萨尔剧目与表演 …… (260)
三　戏剧演述形态的说唱叙事结构 …… (272)
四　戏剧表演程式与程式动作 …… (277)
五　戏剧表演结构与角色扮演 …… (285)
六　舞台艺术形态 …… (289)

余　论 …… (295)
一　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藏戏演变的基础 …… (295)
二　格萨尔藏戏表演具有戏剧美学特征 …… (297)
三　格萨尔藏戏承载着丰富的、独特的民族记忆 …… (303)

参考文献 …… (307)

后　记 …… (314)

绪　论

一　研究缘由及意义

藏族格萨尔是流传于青藏高原藏族聚居地区的一部由藏族民间“仲肯”[①] 演唱的描写格萨尔英雄的史诗，是集说唱、表演、叙事与演述于一体的说唱表演艺术。其特点是节奏明快、语调昂扬，既适合于表现重大事件，又便于口头吟诵。歌手“仲肯”是介于神与听众之间“通神”的凡人，听众通过他们的演唱了解格萨尔的英雄事迹。数百年来，格萨尔史诗凝聚了民众的精神，构成了藏民族文化传统血脉和充满诗意的艺术底蕴，在长期的流传中，呈现了格萨尔演述类型及其文本形态的多样性，如藏族唐卡艺术、乐舞仪式、戏剧演述等形态。

我们最初对藏族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表演的关注，是在2002年7月，当时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举办“格萨尔史诗说唱艺术节”，内容包括史诗说唱和藏戏表演，地点在大武镇赛马场，演出时间为一周。开幕仪式由格萨尔“仲肯”说唱表演拉开序幕，“仲肯”说唱连续演述三天，接着，由果洛各寺院藏戏团表演格萨尔藏戏。说是表演，实际上艺人进入演唱状态，呈现的不仅仅是艺术表演，而是一种艺术行为，更是藏民族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意识，他们在格萨尔艺术节中以会说格萨尔故事来彰显自我。这种行为正是日渐产生的一种由口头传统到乐舞、诗剧、歌舞和戏剧演述的民俗生活，其演述类型及其文本形态呈现出多

---

① 仲肯：“仲”，即说唱故事，“仲肯”即说唱故事的人，歌者。

样性和多元性。这种演述类型来自口头诗人“仲肯”的创造。

口头诗人对于格萨尔英雄诗歌的创作，是一种活态即兴创作，它没有文字记载，说唱者们是在表演中创造的，是比书面文学更为古老的口头传统的产物。在青海果洛，一个会说格萨尔史诗故事的说唱艺人，在生活中就以说唱和扮演格萨尔为生，说唱格萨尔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是他的精神支柱。这种说唱形式不仅呈现出格萨尔艺人口头创作过程和说唱表演的独特性，而且，也通过说唱转化为戏剧表演形式。即是说，口头叙事表演的说唱传统在延续的过程中保留着即兴创作，当走向书面文本时，其表演中的即兴性发生了变化，例如格萨尔戏剧、乐舞的演述，最初是格萨尔“仲肯”面对绘画演述故事，由僧人扮演格萨尔故事中的角色，边说唱边表演，后来按口头叙事表演书写文本来表演，戏剧表演成为延续这种传统的载体。

20 世纪 80 年代初，青海省《格萨尔》史诗研究所就已开始着手对藏族格萨尔史诗进行挖掘、抢救与整理工作，特别是对格萨尔“仲肯”口头演唱文本的记录翻译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记录口头艺人的表演，为今天研究民族史诗口头叙事表演传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研究格萨尔戏剧、音乐、舞蹈和美术等艺术形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以格萨尔学界著名的角巴东主研究员为领军人物的研究团队关于格萨尔史诗与艺人说唱传统的研究，已经有许多著作，并对格萨尔艺人演唱文本录制了说唱磁带。角巴东主先生和青海省格萨尔研究所给我们留下了青海省藏区格萨尔史诗文本的藏文与口述资料，它们是以唱片和抄本形式保存的文本，是活态史诗传统的实验室记录。

自 2002 年 7 月，我们开始关注格萨尔戏剧叙事表演以来，在青海省果洛、玉树、黄南藏族地区发现各寺院有格萨尔戏剧表演，这种戏剧表演是格萨尔史诗说唱表演的延续，即由说唱艺人演唱史诗内容，由演员扮演其人物角色，戏剧文本并非创作的演出脚本，而是史诗说唱文本。格萨尔史诗依然是鲜活的口头创作，它所呈现的戏剧艺术样态既承袭了口头叙事表演传统，又具戏剧诗的审美特征。自此，笔者便开始关注格萨尔史诗文本与戏剧演述之间的文本转化或者说史诗的口头叙事表演特点，其口头叙事表演成为我们一直以来思考与研究的问题。也就是说，

关注藏族格萨尔史诗从说唱转换为一种新的呈现形式——格萨尔戏剧演述形态，这种戏剧演述沿袭了藏族传统口头叙事史诗中的讲唱都由一人承担多种声音的特点，即在具体表演中由一个说唱艺人扮演各种角色的声音，讲述格萨尔史诗故事，而演员要依据说唱艺人的讲述事件进行戏剧扮演，展示戏剧情境，这是一种由说唱艺人演述史诗的戏剧表演。这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在青藏高原族群中世代传承着，既延续了格萨尔史诗说唱表演，又继承了藏族乐舞羌姆表演程式，它彰显着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艺术魅力，并成为我们研究藏族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的基石。基于此，我们通过格萨尔史诗口头叙事中存在的声音、音调、韵律、唱词和表演等诸多因素来关注藏族格萨尔史诗说唱艺术与戏剧演述所产生的诗学效果，关注口头叙事表演与戏剧文本的书写，关注静态中动态表演的情境，更是关注格萨尔史诗演述类型及其形态的多样性研究。这种观察与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首先，从遗产保护方面来看，2006 年 5 月 20 日格萨（斯）尔和藏戏被选入了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 6 月 14 日果洛“格萨尔马背藏戏”被选入了我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格萨（斯）尔和藏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些都充分说明《格萨尔》史诗和藏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与高度评价，也说明格萨尔文化本身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如此，本课题以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研究为主，显然对《格萨尔》遗产实施保护与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次，从戏剧表演理论研究方面来看，一方面，研究格萨尔从说唱到戏剧演述形态，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戏剧表演理论的研究，增添了一页新的内容，即戏剧学术界对格萨尔戏剧的研究从无到有，从相对薄弱到逐渐发展、壮大，从内容的单一性到日趋丰富性和完整性，从对大范围的、普遍性的研究转向区域性的、地方性的民族志研究；另一方面，从藏族格萨尔史诗说唱到戏剧演变研究，特别是对说唱艺人的创造性研究以及个人传统的传承方式的研究，从对静态文本叙事转向戏剧动态表演和交流过程的研究。

再次，从藏戏剧种的历史发展来看，藏戏自 8 世纪萌芽，11 世纪初

步形成，至14世纪唐东杰布将仙女舞融入戏剧故事，人物扮演乃至情节铺排，便产生了历史悠久而古老的西藏藏戏、安多藏戏、华热藏戏、康巴藏戏等。其藏戏表演剧目均以藏族八大传统藏戏为主，如《诺桑王传》《智美更登》《白玛文巴》《苏吉尼玛》《卓瓦桑姆》《朗萨雯波》《顿月顿珠》《松赞干布》，其表演程式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特点，但基本上是遵循着西藏藏戏的表演程式。

20世纪80年代在青海果洛、玉树等地发掘的格萨尔戏剧，其表演剧目均以《格萨尔》史诗为主要内容，有《英雄诞生》《赛马称王》《天岭卜筮》《十三铁事》《霍岭大战》《阿德拉姆》《姑母回岭》和《达色施财》等。其表演既独具剧诗特点，又保留着说唱文学输入戏剧的初始形态，是藏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从分类学上关注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这一现象，正是本课题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旨在通过考察藏族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表演形态、演述语境和剧目内容的发生与发展，凸显中国少数民族戏剧艺术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因此，藏戏是青藏高原特定族群的集体表述和历史记忆。格萨尔戏剧在青藏高原这块雄奇而神秘的土地上诞生与生存、传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青藏高原因其独特的人文与自然条件而形成的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艺术，独显其地域特色和民族艺术审美特质。藏戏中的艺术神韵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戏剧文化的共同特征和藏民族戏剧的独特个性，藏戏的发展历史，承载着高原的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艺术史、生活史，具有特殊地位和历史文化价值。因此，探讨藏族格萨尔戏剧表演传统对于我们研究藏族地区的戏剧文化、民族艺术、民俗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二 研究内容及重要观点

这项研究成果主要内容以田野调查的形式和民族志的阐释框架，观察藏族史诗演述类型的形成及其文本形态呈现出的多样性，包括各大寺院与民间遗存的“格萨尔”说唱文本、说唱表演形式、乐舞、剧目、口传艺人与文化习俗及其艺术特色等历史变迁，从文化人类学视野将格萨

尔藏戏演述与藏民族世代相传的史诗相对照，甚至与传统习俗相对照，阐释藏族格萨尔史诗与戏剧发生、功能、发展及其演述形态、叙事模式之间的文本转化，是口头传统与戏剧的互文与衍生，从而解释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表演的演变过程。具体内容从三个方面展开，分章加以阐述。

（一）对于藏族《格萨尔》史诗与说唱生成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文化语境研究

在第一章对于格萨尔史诗说唱表演传统形成的论述中，从族群生活环境、地方资料和学者、表演者口述诸方面观察，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稳定的艺术传统，创造了独特的民族艺术，民族艺术发展的支点是民族精神，它凝聚了一个民族的哲学、性格、文化与心理积淀。而民族的精神气质与一个民族生活的环境、时代有关，这是决定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格萨尔史诗说唱与戏剧产生形成于青藏高原这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和思想文化氛围中，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阐述其自然生态孕育了原住民传统的生态智慧观念，内化了他们对自然的崇拜、价值观、知识、态度和技能。

第二章是格萨尔从神话到史诗叙事表演研究。通过考察格萨尔神话传说中的婚俗与歌舞剧“嘎嘉洛婚礼”表演，在人类学层面对格萨尔原型、口头传统、内容与功能知识体系进行梳理，阐述格萨尔从生成、说唱者、史诗作品、说唱传统转向文本—话语—文化的互文性，包括格萨尔神话、传说、信仰、故事、婚俗、说唱与戏剧演述，它们在地方知识的语境中相互依存、相互阐释，构成了口头传统的互文关系。解释了千百年来，格萨尔这一现象成为一种重要的地方性知识、民间记忆与民间信仰，基于此，形成了格萨尔史诗演述类型及其文本形态的多样性。

第三章是“仲肯”与说唱艺术研究。格萨尔史诗是由民间艺人“仲肯”在藏族群众中广为传唱的说唱艺术，从“仲肯”的生成与成长、表演与程式、表演者心理与社会行为、表演者口头叙事与象征、表演者记忆与传承等方面给予关注，尤其对青海格萨尔说唱者达哇扎巴做个案研究，观察说唱艺人达哇扎巴用诗行编织故事，用吟诵来讲述格萨尔这种

特殊的表演方法，可看出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程式和艺术结构是一种无意识的吸收、融会贯通的过程。长期的田野考察发现，格萨尔口头说唱表演者的创作完全使用本民族的诗歌传统要素来构建格萨尔史诗的程式，这些程式包含了说唱内容、礼仪场合、仪式和庆典，呈现出格萨尔史诗的口头叙事说唱形式与戏剧演述特点，以此阐释格萨尔戏剧是在继承史诗说唱传统的基础上，保留了说唱曲艺之特点。

（二）藏族史诗演述类型及其文本形态的多样性研究

第四章是史诗说唱到戏剧文本书写演变的研究，即对格萨尔史诗说唱表演文本、口头叙事说唱传统与文本书写及其戏剧文本的书写作了较为翔实的分析。早在吐蕃时期格萨尔史诗就以说唱形式在藏区广为流传，它既保留了曲艺的特点，又具戏剧演述形态，且在表演体制中遗留有许多说书人叙述的因素，呈现出说书人的叙述手法和程式与元杂剧的演述有着种种关联。本章运用理查德·鲍曼表演理论，通过说唱演述案例，来考察格萨尔戏剧叙事过程中文本和动态表演的互动，格萨尔讲述人采取的传统化行为以及具体情境中的“语境化”，探讨格萨尔史诗从说唱文本到戏剧演述形态演变研究。

第五章是格萨尔乐舞仪式到戏剧演述形态演变的研究。乐舞是一种沟通神灵与人类之间的媒介，是伴随巫术而成为具有特殊功能的符号。其中，诗歌与音乐、舞蹈是密切相关，格萨尔史诗发生最初都只是为了乐神、事神、娱神而存在的，格萨尔乐舞在各寺院被称为“跳神”，或称“神舞”，亦称“格萨尔羌姆乐舞”。数百年来，格萨尔乐舞在藏区各寺院世代传承着，包括演述形态、艺人特别是有创造性的艺人，他们在传承中起到了戏剧仪式作用，因此，格萨尔藏戏与神舞同出一源。

第六章是从格萨尔史诗到音画诗剧演述的研究。主要以格萨尔剧目《赛马称王》为例，考察格萨尔史诗转换为音画诗剧表演的审美特性，阐述了格萨尔戏剧表演呈现出来的史诗说唱、羌姆乐舞与诗剧表演，具有民族戏剧“剧诗”的美学特征，既延续了说唱艺术传统，也延续了诗、乐、舞三位一体原始艺术。

第七章是赛马称王故事到马背藏戏演变研究。《赛马称王篇》是格萨

尔史诗篇章中格萨尔赛马称王的故事，其故事在民间由格萨尔仲肯传唱，形成了藏族赛马习俗，后演变为在草原上表演的戏剧剧目，其表演是由演员骑着马匹在马背上完成唱、念、舞、技戏曲表演程式的戏剧形式，称为马背藏戏。它经历了从史诗说唱到民间赛马习俗，再到戏剧扮演，形成了独具美学特征的格萨尔戏剧演述形态。

（三）关于格萨尔藏戏从说唱音乐到戏曲音乐演变过程的研究

第八章主要是对格萨尔说唱音乐形态与藏戏音乐形成的阐述。本章就格萨尔史诗口头叙事中存在的音调、韵律、节奏、唱词、诗节、声腔、叙事范式等诸多因素，包含古老的民歌、说唱、吟诵、歌唱、咒语、预言、仪式与祭祀以及各种叙事，阐述格萨尔史诗民间调式与曲牌的丰富多彩，并指出了迄今为止保留着大量的格萨尔说唱曲调及音乐种类，既丰富又独特，如格萨尔仲、喇嘛嘛呢、折嘎、古歌、哈热哈通调、嘶鸣调、河水慢流调、珠姆调、超同调、丹玛调、辛巴调、道歌调、吉祥调、赞帽调、凯旋调等，不同人物有不同的唱腔曲调，是一个难得的“曲调库”和音乐生态系统。甚至保存了大量的口述资料，包括如山水赞、服饰赞、牛羊赞、婚礼赞等赞词及表演，它包含了藏民族生态文化价值观，对于研究格萨尔藏戏的演变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第九章是对格萨尔戏剧演述的诗学特质研究。通过对格萨尔史诗与藏戏审美形态的考察，以格萨尔口头叙事语言与诗学、说唱音乐中的民歌与曲牌、戏剧唱腔等格萨尔戏剧演述审美形态为切入点，阐释格萨尔戏剧呈现出的戏剧演述的诗学特质。

第十章是对格萨尔戏剧结构与程式研究。通过考察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史诗结构与戏剧程式、格萨尔剧目与表演、戏剧演述形态的说唱叙事结构、戏剧表演结构与角色扮演、舞台艺术形态等，阐述了格萨尔戏剧演述有其独特的结构和审美特征。具有丰富而自成体系的藏戏表演程式、技艺技法：在艺术形式上，它既保留了寺院的宗教音乐、舞蹈以及绘画艺术，又吸收了民间的音乐歌舞、说唱等艺术营养，同时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借鉴了汉族戏曲的表演程式，故而自成一个完整独特的格萨尔戏剧演述体系，独具戏剧美学特征。

三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国内外关于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应该说还是比较充分与深入的，尤其是青藏高原本土学者对格萨尔史诗进行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多部相关专著，但是对于史诗从说唱到戏剧的演变研究一直以来在学界是空白的。对于史诗研究取向大致沿着梳理格萨尔史诗文学的诸构成要素和探析格萨尔史诗的宗教渊源与社会行为这两种发展方向演变而进行。其研究着眼点集中于格萨尔的文本翻译、语言修辞、艺人演唱类型等诸多方面，且取得了颇多的成果，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以抢救、搜集和整理艺人的文本为主，以艺人和文本的研究为辅，认为格萨尔史诗是由散韵文演唱而成的，由研究者将发现的口头艺人说唱故事录制编辑，对此进行了严谨而认真的探索，并依据民间叙事诗的形式解读史诗。

此阶段研究的代表人物有角巴东主、黄志、旦正等研究员。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搜集、整理《格萨尔》史诗这样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建设工程。在“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间，连续三次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九五”期间，则把编纂出版40卷的精选本作为重点科研项目加以推进。这其中，青海省由于是《格萨尔》史诗流传最广的地区之一，自然成为发掘、整理、翻译、出版、研究《格萨尔》起步最早的省区之一。据著名学者角巴东主先生介绍，早在1953年，青海省就开始搜集整理《格萨尔》口头说唱本，1958年搜集到16部，40万字，并译成汉文。在20世纪60年代，青海省《格萨尔》研究所开展大规模的民间调查搜集工作，获得了大量的《格萨尔》手抄本、木刻本和画卷、绣像、雕塑、宝剑、铠甲、弓箭等文物。长期以来，该所对格萨尔口头说唱本、说唱艺人、格萨尔遗迹、文物进行记录、整理、翻译、录像、艺人保护等抢救工作。截至目前，发现说唱艺人100多名，并为其中的55位著名艺人建立了艺术档案。此外，出版学术著作、古籍整理、翻译著作等100

学会会长，中共青海省委党校聘请教授，青海师大聘请教授，青海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青海省政协咨政室咨政，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格萨尔》硕士生导师，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审视角巴东主的研究成果，我们不仅能切身感受到作为一名藏族地方学者对《格萨尔》史诗的热爱之情，更能捕捉到他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价值取向，即不仅抢救、搜集和整理艺人的文本，而且开始着重关注艺人和文本的研究。正是他的潜心钻研，角巴东主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至今。出版的作品有：《格萨尔新探》、《〈格萨尔〉疑难新论》、《神奇的〈格萨尔〉艺人》、《藏区格萨尔遗迹遗物普查与考证》、《〈格萨尔〉儿童文学丛书》（六本）、《八部〈格萨尔〉汉译本系列丛书》等40多部书。其中专著《〈格萨尔〉新探》的出版，填补了无藏文版《格萨尔》研究专著的空白。其主编的我国第一部《格萨尔》儿童文学丛书（六本）于199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丛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无藏文《格萨尔》儿童文学丛书的空白，此成果荣获1998年青海省“五个一工程”入选奖。《八部〈格萨尔〉汉译本系列丛书》，于201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无《格萨尔》汉译本系列丛书的空白。此外，经他翻译整理公开出版的格萨尔成果有12部：《格萨尔·琼察五兄弟》、《格萨尔·丹玛青稞宗》、《霍岭大战》（上、下册）（精选本）、《吉茹珊瑚宗》（精选本）、《卡其松耳石宗》（精选本）、《托岭之战》（精选本）、《杂日药宗》（精选本）、《阿扎玛瑙宗》（精选本）、《格萨尔·岭国歌舞》、《格萨尔·吉祥五祝福》、《格萨尔综合本》等。此外，在《中国藏学》《西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论格萨尔的生平探讨》《论〈格萨尔〉与宗教的关系》《论蒙藏〈格萨尔〉的关系》《格萨尔遗迹考略》等60余篇藏学论文。由于他的学术影响力，多次受邀参加国际《格萨尔》学术讨论会，例如，分别于1995年、1998年、2000年、2006年、2010年应邀参加了在奥地利、美国、荷兰、德国、加拿大、蒙古国等国举办的第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届国际藏学会，并宣读论文。2002年10月，参加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并担任副团长出访法国、德国、葡萄牙三国进行学术交流。2011年应邀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讲学，2012年3月应邀赴日本外国语大学讲学等，为

传播弘扬《格萨尔》史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12 年，由角巴东主先生主编完成《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包括《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一——《丹玛青稞宗》，《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二——《辛丹内讧》，《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三——《大食财宝宗》，《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四——《卡切玉宗》，《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五——《象雄穆德宗》，《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六——《歌日珊瑚宗》，《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七——《雪山水晶宗》和《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之八——《阿达拉姆》。为格萨尔遗产的挖掘与整理做出了贡献。

为进一步将有关研究系统化、深入化，角巴东主先生围绕《格萨尔》史诗内容，积极申报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课题，例如，2003 年全国哲学社科研究项目“格萨尔数据信息建设”、2006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藏区《格萨尔》遗迹遗物普查与考证”并于 2006 年被列为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2007 年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40 卷藏文《格萨尔》精选本”、2008 年获批国家社会科学攻关项目“《格萨尔》新探”、2009 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藏区“格萨尔”说唱艺人普查与研究”、2013 年“藏文《格萨尔》流传版本普查与研究”被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由于角巴东主先生所做的巨大贡献，1997 年被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授予“《格萨尔》抢救与研究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称号；2004 年被国家人事部、中国文联授予“全国首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012 年被授予“青海省有突出贡献老文艺家”称号。

在这里，还要提到格萨尔学著名大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降边嘉措，自 1958 年他从事藏文翻译和编辑出版工作开始，到 1980 年夏，主要从事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和藏族当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在“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间，连续三次担任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格萨尔王传》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的项目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1986 年由他撰写的《〈格萨尔〉初探》出版，这是我国研究格

萨尔的第一部专著，也是我国学术界研究我国史诗的第一部专著。它填补了我国民族民间文学领域里一个重要的空白，从此结束了我国没有研究史诗专著的历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中《格萨尔论》对史诗文本结构、文本内容的分析和理解、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把“社会反映论”的原则作为唯一的审美标准对文本的历史、文化、思想、艺术的元素加以解读，用实证主义方法分析艺人类型，为此后格萨尔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三，自2010年以来，从文艺学和文学批评的视野下阐述文学艺术的主体性元素和主体性作用，并从比较和互文性审美意识对史诗艺人、文本和语境做全面的理性透视。

此阶段研究代表人物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员诺布旺丹。它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伏藏史诗：藏族史诗的困境》，阐述了伏藏在《格萨尔》史诗中既表现为一种传承形态，也表现为一种文本类型。它是佛教伏藏传统在《格萨尔》文化传统中的嫁接和移植，也是史诗佛教化的主要因素。佛教化在《格萨尔》史诗中表现为三个方面，即史诗思想内容和故事范型的佛教化、史诗传承形态的神秘化和史诗文本类型的书面化。《艺人、文本和语境：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格萨尔史诗传统》，正是诺布旺丹通过对格萨尔文本、艺人和语境三者结构性关联和互动的阐释，揭示了活态史诗格萨尔的演进历程。就史诗文本而言，格萨尔史诗经历了从历史到民间故事、从民间故事到神话、从神话再到史诗的发展过程。从艺人身份的演变角度讲，经过了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再到职业化或半职业化三个阶段。从史诗语境的变迁来说，经历了诗性思维、泛佛教化和后现代三个阶段。本书的写作在掌握了大量的田野资料基础上，借鉴和应用口头诗学、宗教学、符号学、象征学和文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格萨尔史诗的发展脉络，而且对格萨尔艺人的称谓、类型与源流批评，格萨尔文本化的发展历程，格萨尔的当代语境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格萨尔史诗的逻辑发展脉络便是，发端于“史”，演进于“喻”，完成于“境”。

对于诺布旺丹的研究，国际史诗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文所所长、研究员朝戈金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迄今为止，关于《格萨尔》

史诗的研究，大多数还是对外在现象的描述式文字，理论的提升很不够。就此而言，诺布旺丹的著作，在问题意识上，在研究方法上，在解析材料上，进而在较为宏观地把握史诗传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语境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子，这是要充分肯定的。

著名作家阿来对于诺布旺丹的研究认为：《格萨尔》史诗可以说是一部藏族人的心灵史，一部藏文化的百科全书，于是，格萨尔史诗的流传与艺人的特殊生存状态本身自然就构成了一种特别的“社会事实”，旺丹这部专著，从诸多艺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入手，也就是以“叙述体加以呈现”，详细地呈现了这种具有特殊性的“社会事实”，结果自然就构成了一部奇特的“民族志”——关于一部伟大的心灵史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由那些看似寻常、却以通灵一般的状态民间艺人所传布的“民族志”。

第四，在格萨尔音乐方面的研究学者和成果比较多。青海省扎西达杰发表于《中国藏学》1993 年第 2 期的《〈格萨尔〉的音乐性》[曾于第二届《格萨（斯）尔》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一文从“贯穿始终的音乐性”“浓笔描绘的音乐现象”“庞大的音乐曲名体系”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史诗本身包含的丰富的音乐内容和表现出的高度的音乐性。他认为：（1）最早的《格萨尔》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唱出来的；（2）从散文到诗歌，整个的故事、对话都是在“歌唱”状态中进行；（3）在《格萨尔》中，音乐不是外加的饰物，而是史诗本体、本质的反映；（4）《格萨尔》的音乐不是简单的、原始的音乐，而是形成了一定见解、理论，并具自己体系的较高级、较复杂的音乐。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和一定的实用价值；（5）《格萨尔》中描述的丰富的音乐现象，为认识、研究藏族古音乐、古歌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参考的依据；（6）史诗文字本身反映出的强烈音乐性，说明《格萨尔》是熔史诗特点与剧本特点于一炉，将文学性与“歌唱式”聚于一身的混合产物。即从文学角度讲是鸿篇的英雄史诗，从艺术角度讲是巨型的音乐诗剧。实际上，扎西达杰已经涉及戏剧领域的研究了。青海省学者郭晋渊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曾就格萨尔藏戏曲牌音乐有较为详细的研究。

第五，关于藏族格萨尔藏戏的发掘与研究，晚于史诗本体的研究。

主要由曹娅丽教授在长期的从事藏戏学研究中，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青海果洛地区演出《格萨尔》戏剧剧目十余部，戏剧团体24个。

那是2002年7月，笔者在青海果洛地区考察时，首次发现了以演出格萨尔史诗为主的藏戏，亦称为果洛“格萨尔”藏戏。在每年藏历新年，青海果洛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均有演出格萨尔藏戏活动，格萨尔等剧中角色，穿着戏装，骑着真马，手执兵器，在高亢激越的《格萨尔王传》说唱曲调旋律中，“厮杀”在绿茵草原上。四周围观的牧民一厢情愿地把历史再现在现实生活之中，再现在自己的眼前，同主人公一起在失败与成功中经历悲欢离合的情感体验。特别是新年至时，也配合主人公唱起传统的说唱曲调。戏里戏外，角色与观众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完全融为一体。这次发现的学术价值，不仅了解到一种奇特的原始形态的藏戏演出，更在于从说唱艺术蜕变为代言体戏剧综合形态，存在于戏剧发生学的普遍含义。曹娅丽据此写出的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藏戏学界的关注①。

由此，曹娅丽教授开始关注格萨尔遗产的戏剧人类学研究、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民族志研究。特别是，关于遗产背景下的格萨尔戏剧艺术这一研究，近年来有了较为深度的综合研究。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艺术学、民俗学、文学的著述也涉及格萨尔戏剧遗产各个领域，如马盛德、曹娅丽合著的《人神共舞：青海宗教祭祀舞蹈考察与研究》，有一章关于格萨尔戏剧研究的内容。西藏刘志群研究员著的《中国藏戏艺术》《藏戏与藏俗》和《中国藏戏史》，曹娅丽教授的《青海藏戏艺术》《藏地诗颂：青藏高原藏戏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和《格萨尔遗产的戏剧人类学的研究》，还有戏曲理论家曲六乙先生的《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王文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剧种发展史》等都有专章阐述，其中曹娅丽教授在对果洛格萨尔乐舞和戏剧的研究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与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为本项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借鉴。还有《格萨尔遗产的戏剧人类学研究》从青海果洛格萨尔戏剧演述入手，对于格萨尔戏剧遗产传承现状，戏剧演述形态、戏剧功能等方面做了深入考察，在这

① 曹娅丽：《青海黄南藏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样的背景下关注格萨尔戏剧演述形态与遗产保护的，即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变迁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在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学术成果、学术视野等方面引起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受到关注。

此外，在曹娅丽教授关于“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民族志研究”中对于格萨尔口头史诗表演传统文本与戏剧文本书写的比较以及所呈现的戏剧形式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阐述，发现史诗从说唱到戏剧的演变，是关于戏曲发生学的研究，这一发现值得深入而系统的考察与研究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过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展开以青海果洛、玉树、黄南等地区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研究，通过田野考察从艺术人类学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的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呈现出来的戏剧表演形态、格萨尔说唱者表演行为、文本书写进行观察，试图对于格萨尔戏剧演述类型及文本多样性等作出较为全面的描述和理性分析，探讨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研究，从而揭示格萨尔戏剧演述本质和全貌，使其成为一种集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研究。而且我们认为它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艺术或宗教现象，而是与人有着密切相关的种种社会生活及意识处在某一特定结构系统中的文化行为。

四　研究资料、理论与方法

（一）资料

本课题运用的资料，有课题组成员实地调查记录（其中包括民间传说与传闻文本、祭祀仪式表演文本等）、地方文人民族志手稿、民俗资料等多种。其中笔者的实地调查记录、访谈记录和搜集到的口头说唱表演文本转换为戏剧演唱文本资料是支撑本课题的最重要的资料。

课题组主持人曾经从事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工作，对于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关注与调查长达10年多的时间，每年在各地区从事超出一周的田野考察活动，其间接触、访问了超过十多个戏班的队长（戏

班由村支书记或村长负责）、戏师（编剧或导演）以及一些演员，搜集了大量口头谈话记录与书面材料，并且与各地相关的文化干部保持着长期而经常性的接触。

2014 年 8 月 2—5 日，课题主持人前往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参加嘎嘉洛文化学术考察与研讨会，其间考察了格萨尔艺人说唱表演和歌舞剧，并与格萨尔说唱艺人交流。2015 年 8 月在青海果洛考察时，又发现格萨尔音画诗剧表演不同类型的文本。因此，多年的考察，为本项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也使得其研究有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是来自民间的力量，来自族群的对自身文化的阐释。即是说，此课题的研究得力于民间广大格萨尔信徒的帮助，得力于扎根于青藏高原这片沃土的滋润，更得力于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传统的活态传承者——说唱艺人，使得我们的课题能够有一个持续性的观察过程。

（二）理论

本书运用表演民族志理论对《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传统进行观察、描述和分析。“‘表演民族志’一词并非指涉某一种特殊的理论或者分析方法，而是指研究口头传统时的一种一般性方法。这种‘以表演为中心’的方法的核心在于，它不再把口头传统仅仅视为文本性的对象（textual-objects），而是将口头传统视为一种特殊的交流行为模式的展示，是实践社会生活的资源”①。“民族志是指对某一特定社区中文化行为独特的动态过程（dynamics）和文化范式进行的持续考察。由于民族志主要强调田野研究，所以同一个持续的、经验性的考察过程，能够延伸至对历史性个案或者书写资料的考察”②。“‘表演’的另一个含义集中于文化的表演，即象征意义上具有共鸣性的公共事件，例如节日、奇观、戏剧或者集市等，其中体现、实践着某一社区的核心意义和价值，并将之展示出来以引起检查和阐释”③。

---

① ［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4 页。

② 同上书，第 245 页。

③ 同上书，第 244 页。

表演理论（Perfomance Theory），有人称之为“美国表演学派”（American Performance-school），或者表演研究方法，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美国兴起的，80年代至90年代上半期臻至顶峰，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广泛影响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诸多学科领域，例如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宗教研究、音乐、戏剧、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区域研究等许多研究领域，并为民俗学学科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表演理论兴起的学术背景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哲学思想和人类学研究的促动；二是语言学的重大影响；三是民俗学本身的方法论转向。”① 言及民俗学方法转向而论，在表演理论正是提出之前，已经有一些民俗学者、特别是一些做了大量田野调查的民俗学者，对民间表演的艺术性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注意对语境的考察和研究。但是，“研究没有走向动态的表演过程的分析，而是最终回到了文本形式的研究。因此，由于多种因素的促动，表演逐渐成为美国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等领域关注的焦点和时尚，学者们的注意力由此转向了对表演的艺术性、交流民族志的研究”②。其表演理论的学者队伍极其庞大，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理查德·鲍曼，影响最大，他在论文《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表演理论，是至今被引用最多的表演理论著述。他明确地指出了“表演”的本质：“表演是一种言说的方式，是一种交流的模式。”③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鲍曼教授提出口头艺术是一种表演。关键词“表演”（performance），还可译为“演述”或“展演”，由此，可看出“表演”一词传达双重含义：艺术行为即民俗实践，和艺术事件，即表演的情境，包括表演者、艺术形式、听众和场景等④。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在格萨尔戏剧表演中用“演述”更为合适，因为，格萨尔戏剧是由说唱者扮演各种角色的声音，来讲述格萨尔史诗故事，而演员要依据讲

① ［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246、249页。

述人的讲述事件进行戏剧扮演，是一种演述史诗的戏剧表演①。所以格萨尔戏剧演述形态是更具体、更直接的一种演述史诗的戏剧表演剧诗风格。基于此，本书从表演理论的视角出发，不仅关注格萨尔史诗口头艺术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其形式的研究，更关注在特定语境中考察格萨尔史诗与戏剧叙事的演述及其意义的再创造、表演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也就是不仅仅限于叙事文本的形式或者内容的研究，而是形式、功能、意义和演述的有机融合。同时运用理查·谢克纳的人类表演学理论分析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戏剧功能，力图对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全貌作系统把握，为戏剧发生学研究领域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注意历时性、共时性两者的有机结合，即把格萨尔戏剧研究置于整个社会变迁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通过对格萨尔戏剧在特定语境中注重表演结构和发生语境的系统考察，包括演述形态、艺人、特别是有创造性的艺人，关注他们在传统的传承和变异中所起的作用，从神话到史诗、从历史到民间故事、从民间故事到神话、从史诗再到戏剧的发展过程。既对静态文本的关注，更注重对动态的表演和交流过程的关注，从而寻求建构戏剧叙事表演理论的框架，并致力于揭示和发掘藏民族戏剧自身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特点。

研究格萨尔戏剧，首先是研究格萨尔史诗，具体体现为以历史脉络为经，以研究事项为纬，把追根溯源的研究与横向比较的研究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在研究中，格萨尔史诗生成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是形成格萨尔戏剧研究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历史的脉络。其次对于格萨尔戏剧相关的说唱、音乐、舞蹈等学科的研究与梳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是格萨尔戏剧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格萨尔戏剧的灵魂。我们可以通过横向比较来分析考察格萨尔戏剧中说唱、音乐和舞蹈的戏剧元素等，在论述过程中，既注意借鉴其他领域的理论又有独立的关系，这是共时性的研究。而格萨尔戏剧学和遗产学的研究又汲取了

---

① 曹娅丽：《格萨尔遗产的戏剧人类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很多社会学、艺术学、美学和人类学等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

《格萨尔》史诗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它多以口头形式和表演形式流传，并以口耳相传和口传心授的方式保存。另一方面，它的表演往往受到环境场域、受众心理、族群意识、审美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可见，格萨尔戏剧表演是一种时空性很强的动态文化，它不能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一个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态”的显现，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文化本土化的特征。因而，建立在口承和表演基础上的传统艺术，一旦失去了对文化的传承载体和艺术存续的文化空间的研究，也便失去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真正价值。

基于以上的理解，我们对于藏族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研究，其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对民俗生态文化、社会历史文化，以及艺术空间和演述模式的田野考察，将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戏剧形式作为文化的一部分，采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对戏剧艺术实践展开“活化”研究的新兴研究领域，并将其置于具体的活态表演语境中进行研究，以田野调查、比较研究和语境研究为基本研究方法。探讨和梳理格萨尔藏戏演变发展（共时性）的本质特征、价值及其意义，而且还要对产生那种文化的历史语境进行全面考察（历时性），以达到较全面地了解格萨尔藏戏在该区域的文化和生态形貌。具体地说，本课题以戏剧学、人类学与遗产学为基础性学科，结合相关学科的优势，包括生态学、民俗学、艺术学、历史学、文学等，对于藏族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藏戏的演变，即经历了神话传说、格萨尔仲肯讲述故事的说唱形式，到格萨尔乐舞、剧诗演述，具有了浓郁的戏剧扮演，从而形成藏戏。这是关注族群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的关键，是我们在保护藏戏时必须首先明确的。

因此，通过考察格萨尔史诗转换为一种新的呈现形式——格萨尔戏剧演述形态，观察其沿袭了藏族传统口头叙事史诗中的讲唱都由一人承担，并扮演各种角色的声音，讲述格萨尔史诗故事，而演员要依据讲述人的讲述事件进行戏剧扮演，展示戏剧情境，这其实是一种演述史诗的戏剧叙事表演。这是一个典型案例。对其研究，旨在于建立一个可供戏剧表演人类学家、戏剧学、史学家和宗教民俗学专家借鉴和参考的准确数据，更在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特别是推进少数民族戏剧发生与演变

的研究。

本书的研究意义：一是在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发生系统，对于构建民族戏剧学创新体系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和重大理论意义；二是重视藏戏分类学研究，包括戏剧的发生学、戏剧生态学、戏剧表演学的新兴、交叉学科等研究，即针对藏族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的演变过程的研究，开展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藏戏发生与演变的研究将成为一个特色；三是说唱是中国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学的特殊传承载体，在其历史发展中催生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史诗，孕育了诸多戏曲剧种。中国历史上各个少数民族的史诗以及许多民歌与叙事诗，借曲艺艺术的“说唱”得以传播、弘扬和保存，也是许多戏曲剧种所形成的桥梁与母体，对其研究增添了一页新的内容。因此，对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过程的本质、模式、程式及其表演的社会文化心理与生态系统进行调查、评估、分类和归纳作综合性研究，将有利于推进少数民族戏剧发生与演变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角度，凸显藏族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研究的意义，以及在藏戏学研究上的独特贡献。